

小說館

商晚筠◎著

七色花水



新 華 書 局

小說類 [53]

七色花水

商晚筠 / 著



遠流出版公司

小說館 [53]

七色花水

商晚筠 / 著

遠流出版公司

小說館③

七色花水

作者／商 晚 筠

發行人／王 榮 文

出版／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

臺北市 10714 汀州路 782 號七樓之五

郵撥／0189456-1 電話／365-3707

傳真號碼／365-8989

發行／信報股份有限公司

排版／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

印刷／優文印刷有限公司

[199] (民 80) 年 7 月 1 日 初版一刷

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

售價 130 元 (缺頁或破損的書，請寄回更換)

版權所有・翻印必究

ISBN 957-32-1238-2

目次

序／李瑞騰

五

暴風眼

一五

街角

六五

捲簾

九九

輪跡

一三三

茉莉花香

一五三

疲倦的馬

一六七

七色花水

一九三

蝴蝶結

二〇九

季嫵

二二五

序

李瑞騰

1

七〇年代中期以後，大馬留台作家喬晚筠的小說在台灣文壇大放異彩，就〈癡女阿蓮〉（台北，聯經，一九七七）的十一篇作品來看，〈木板屋的印度人〉在幼獅文藝舉辦的全國短篇小說大競寫入選（一九七七），〈君自故鄉來〉獲聯合報第二屆小說獎佳作（一九七七），〈癡女阿蓮〉獲聯合報第三屆小說獎佳作（一九七八），〈寂寞的街道〉在大馬「王萬才青年文學獎」小說組中獲獎（一九七八）。這充分顯示青年喬晚筠蓄積多年的創作能量已達飽和，終於

自然散發出來，而七〇年代台灣豐饒的文學土壤，正是培育她、激勵她成爲一個優秀小說家的最佳環境吧。

一九五二年出生於北馬吉打州華玲的喬晚筠，是一位雜貨商的女兒，這樣的背景使得她的早期小說充滿南洋鄉土色彩，彰顯北馬華人的生存與生活上的諸多現象，像居住環境、家庭生計、愛情與婚姻、社會適應以及種族關係等，都很容易在她的作品中發現具體的描述。在《癡女阿蓮》的十一篇作品中，除〈黃昏以後〉處理一個在台灣的老太太之孤寂處境之外，全都以北馬的華玲爲中心在發展，其中至少有三篇直接指明「華玲」（〈寂寞的街道〉、〈戲班子〉、〈九十九個彎道〉），其他雖未指明，但肯定也是，譬如〈木板屋的印度人〉中的「我」，家裏在小鎮上開「雜貨店」；〈林容伯來晚餐〉中的「我」，家也開「雜貨店」，和林容伯一樣是潮州人（喬晚筠祖籍廣東普寧，屬潮州）；〈未亡人〉的死者是「普寧人」；〈君自故鄉來〉的「故鄉」也是普寧；〈巫屋〉中的「我」，家裏是開小店舖的；〈最後的一程路〉的背景是「北馬」；〈癡女阿蓮〉阿蓮那家人住在「馬蓋瀑布村」，這個村子只有「一家雜貨店」。從這些資料看來，喬晚筠的筆尖觸及上一代從唐山（潮州普寧）到南洋（北馬華玲），下一代人在華玲這個小鎮的生活種種，以及往外延伸到吉隆坡，甚至於鄰國的新加坡、台北、

日本等，但主要的背景是華玲。

2

但喬晚筠終究要走出她家的雜貨店，走出華玲的。在台灣時，援筆寫作，所思無非北馬那一片田園，倫理親情或主或從，或多或少，都在她的小說中形成作用。而一旦學成歸鄉，文憑不受承認，現實與理想扞格衝突，失業的打擊、婚姻挫敗、以及健康欠佳等等，無情地吞噬著她昂揚的生命鬥志，她沮喪極了，栖栖惶惶地尋找一個可以棲身之所。

就這樣，她真正走出了華玲。生活的歷練多了，生命的體驗深了，心靈的浪逐終於棲止在逐層蛻變了的小說世界，她重拾紙筆，記錄起返鄉後近十年的流浪歲月。

這本《七色花水》便是她在一九八六年以後的小說作品集。事實上，從一九七八到一九八五年，她並不是完全停筆，從既有資料看來，在這一段期間她最起碼有一個四萬字的中篇《夏麗赫》，一篇獲得大馬作協與通報台辦短篇小說優秀獎的《簡政》，以及發表在文道月刊四九期的《夢，枕在巴黎》等。喬晚筠還沒有處理這些作品，究竟是什麼原因不得而知，但可以確定的是，她自己對於《七色花水》中的作品極其重視。

在一篇接受楊錦郁的訪問中，她自己說：「以前我太著重個人，到後期則注意到整個中文社會的事件，從〈疲倦的馬〉之後，我開始寫高階層的知識分子。」「從一九八六年開始到現在所寫的幾篇小說，都是從女性的觀點出發，……我很希望能突破，不把自己當做女作家，如此我就可以坦然的把自己所想寫的東西寫出來。」這裏面存在著一種真正的自覺，自覺到文學的表現是從自我經驗出發而後及於更廣闊的生活空間，不只關心自己，同時要關心自己的社群或族群；自覺到做爲一個女性，如何把女性經驗營練而成深刻的小說主題，而又不僅僅局限在女性本身。比較起《癡女阿蓮》的素樸、自然，以血緣（家庭）、地緣（華玲）爲主要取材對象，《七色花水》更加進了業緣，鄉土人物（理髮匠、雜貨商、攤販、農夫、巫婦、哭墓者、戲子等）變成記者（暴風眼）、疲倦的馬、蝴蝶結、季嫵、玩相機的（街角）、季嫵、搞藝術的（街角）、畫電影廣告看板的（疲倦的馬）、廣告設計（捲簾）、女性候選人（茉莉花香）等。而即使是取自血緣和地緣，其關係也由簡單而複雜，敘述結構則由平面而立體，〈捲簾〉、〈輪跡〉、〈七色花水〉、〈蝴蝶結〉、〈季嫵〉皆有上下兩代之間複雜的糾葛。

於是，我們便可更進一步討論八〇年代後期喬晚筠小說的主題了。大體來說，她透過小說中的主要人物（全部都是女性）表現出誠摯的女性關懷與成熟的女性觀點，以前者來說，〈暴風眼〉中簡童童之於度幸舫，那種「愛憐和淚水」，是「牽腸掛肚」、「掏心掏肺」的；〈街角〉中任沁齡之於紀如莊，「那種感情，那種愛，從群體的道德準則和價值觀來看，是人世間一樁不對稱事件」（任沁齡語），但卻真摯感人；〈七色花水〉中相互依存的姐妹，乃至於〈季嫵〉中同父異母的姐妹，相互之間用情至深，頗令人感動。至於後者，很可能正是喬晚筠所欲表現的一個重要主題，那就是當面臨極大的衝突時，女性如何以智慧和勇氣去做比較正確的抉擇。

以喬晚筠的性情和經歷來看，她小說中的主要女性會充滿失業和失敗的挫折，原是無足為怪的，但重要的是她們究竟如何面對橫之於前的挫折，〈暴風眼〉中的度幸舫是一位極富正義感的優秀記者，在報社內部複雜的人事傾軋中被鬥垮，終遭解聘，卻不願為人利用，以致於謀職艱困，乃決定自我放逐到人煙稀落的北方邊鎮；〈捲簾〉中和「我」（鍾志誠）發生婚

外情的「她」，以慧劍斬情絲，理由是「我很愛我那兩個女兒」；〈茉莉花香〉中落選的胡顏，備嘗失敗的痛苦，渴望獲得來自於「我」（保揚）的撫慰，但是她說：「保揚，我說過，我勝了，我留下來；我敗了，我把房子賣掉，離開這裏。」而且斬釘截鐵地說：「我決定了的事絕不改變。」；〈疲倦的馬〉中的「我」是某報駐華玲的地方通訊女記者，原富理想性地返鄉，真正踏實的報導，報社卻認為不是「熱門話題」，「記者敢說的不能寫，敢寫的不能登」，卻告訴他們報導強姦案要詳細，但「我」卻不願意如此，最後她決定「篇篇報導乾淨，顯示地方平靖」。除此之外，她一方面追求愛情，卻又極自制情慾；〈七色花水〉中無怨無悔照顧「我」的「姐」，一再被男友所騙，卻甘心爲他付出，最後她真正死了這條心，鷄心牌中男友的肖像換成妹妹，可以知道她將把全部心力放在妹妹身上的決心。

這些女性，柔弱與勇敢融成一體，感性與理性相互抗衡，但到了關鍵時刻，後者（勇敢、理性）都發揮了極大的作用，使她們不至於沉淪墮落，生命得以有另外一層的清明。

在這些小說中，商晚筠不大經營男歡女愛的場面，通常是：性不是一種享受，愛也悽楚。而且很清楚是女性觀點，男性常只是陪襯，缺乏明顯的性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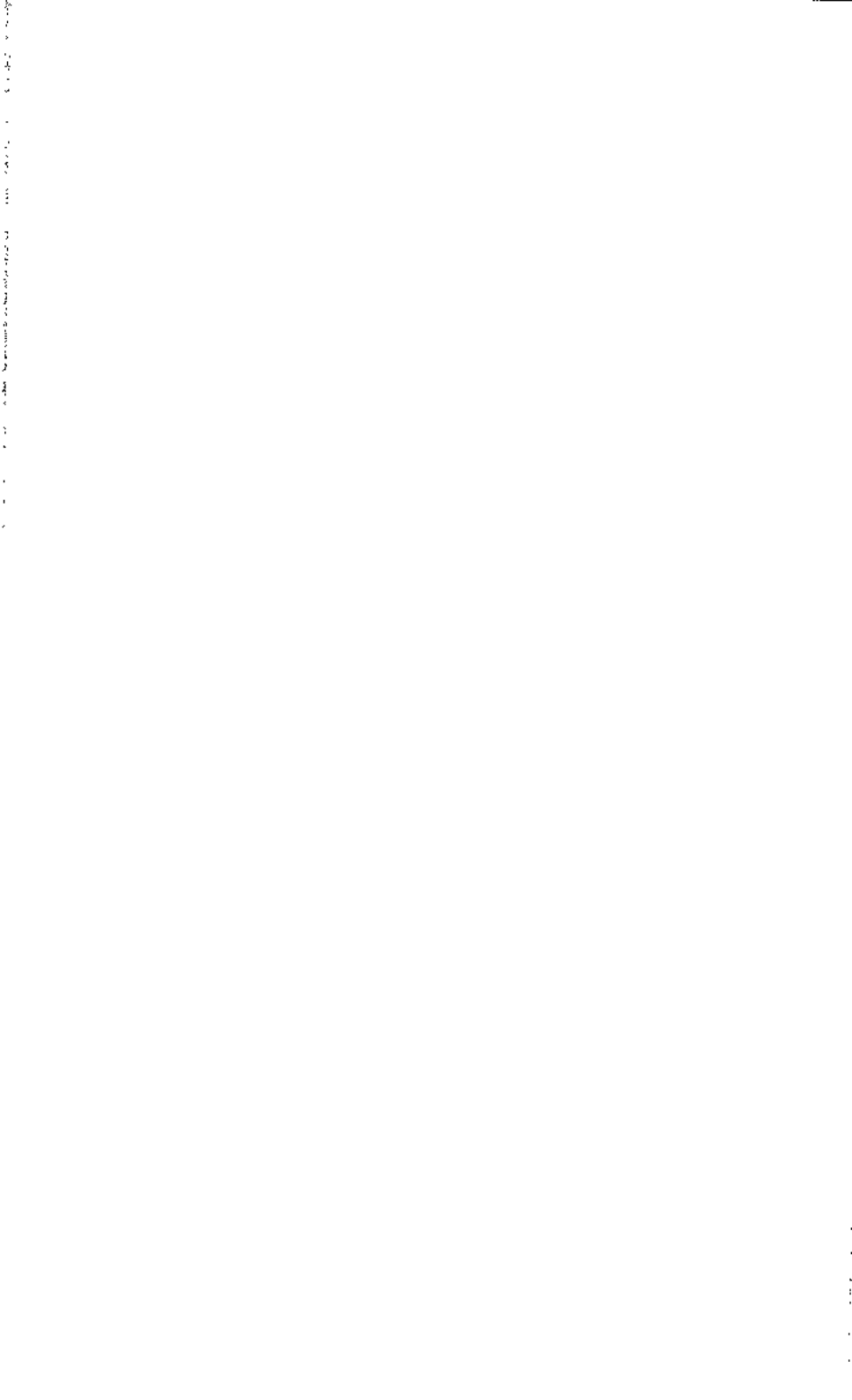
面對生命，商晚筠總有點無常之感吧，〈暴風眼〉中度幸舫情急中開兩槍擊中那非法移民

者，關愛她、照顧她的邊地村長拔旺爲救她而挨一槍死去；〈蝴蝶結〉中的「我」（從從）在奔生母之喪（雖然她說：「我是來跟她一筆勾銷，不是來服喪。」），途中車禍死亡，但靈魂仍然回來了，整個事件及今昔情境就在這種情況下再現；〈季嫵〉中的季嫵夜晚容易緊張，拿槍睡覺，「子彈從右頸直穿腦心」。……

4

我不知道上面的這些觀察能爲讀者提供什麼？《癡女阿蓮》和此書連自序或後記都沒有，作者平常也不大表示她對小說寫作的看法，作爲一個她只見過兩次面的朋友，我能了解她多少呢？不過，我既有幸先細讀此書中的作品，寫下一些看法，對台灣的讀者應不無幫助吧。商晚筠念念不忘台灣，今年或將有台灣之行，屆時我們將以什麼樣的心情迎接她呢？

一九九一年四月 台北



七色花水

1
2
3
4
5
6
7
8
9
10
11
12
13
14
15
16
17
18
19
20
21
22
23
24
25
26
27
28
29
30
31
32
33
34
35
36
37
38
39
40
41
42
43
44
45
46
47
48
49
50
51
52
53
54
55
56
57
58
59
60
61
62
63
64
65
66
67
68
69
70
71
72
73
74
75
76
77
78
79
80
81
82
83
84
85
86
87
88
89
90
91
92
93
94
95
96
97
98
99
100

暴風眼

1

早一陣子的事了。

那女子抱了一堆未拆的雜誌郵件，塞她滿懷，歇斯底里地抓著她兩只肩膀大力搖晃。

「你不認識度幸舫，好！我讓你認識她！銀行月結單！信用咭帳單！雜誌！上頭全是她的名字，地址！你敢說你不認識度幸舫！」

她整個人沒頭沒腦的給罵得七零八落，拋得老遠。渾渾糊糊的，魂魄思想都碎了，碎得